

石不语

彭家勇 著



阳光出版社

彭家勇——著



黄河出版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不语 / 彭家勇著. --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
2017.1

ISBN 978-7-5525-3456-6

I. ①石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7772号

石不语

彭家勇 著

封面题字 贾平凹
特邀编辑 祝 军
责任编辑 谢 瑞 徐文佳
装帧设计 晨 皓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王杨宝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5842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4367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7.75
字 数 170千字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3456-6
定 价 7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卷一
勁



花若能悟還惹
事石不能言果
可人

甲申之夏
克利



马克利 题

精美、巧合与神采集于
一体的人神之作！

麦天枢

2016.9.3于北京

黄河奇石是宁夏旅游
的文化名片，家勇是有
着文化担当的西北好汉

康国明

2016.7.5

語 荷 石 開

吳恭让



2016夏西安

益 相

丙申
季书
继明



生知石記之語猶
 你亦皆為空境
 孔坤如年果知曉
 法界十方求般若
 為家要元石不無堅信



石在大种是不会绝的

煮石斋主人：



马建兴

而申伏天
于拜石堂

石因天作方称奇，
惠酒良新才不语。



李宗祥
2016.7.6

石韻天成

李宗賢



石
头
开
花



葉舟



叶舟题

三人行

家勇，祝军，还有我，是我们三人。

30年前，我和家勇、祝军也算是有过一段难舍的师生缘分。那时，他们是宁夏中卫中学高中部的学生，我却是这所学校初中部的老师。而能真正称得上师生之交的，更是源于我曾当时学校鸣钟文学社的指导老师，而他们呢，是文学社的骨干兼社刊编辑。

30年后，2016年春天，当家勇与祝军结伴专程来京，将这本名为《石不语》的厚厚书稿呈到我面前时，我不由得心生这样的疑问：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家勇么？

依稀记得，家勇曾是徜徉于县西黄河北岸的沟渠边、田埂上的那个无忧无虑的阳光少年；抑或是在某次郊游采风时，因为一段话、几行诗激动得面庞泛红的文学爱好者；抑或是高考上榜后填报志愿时，为到底是遵从理想还是顺从现实而有些犯难犹豫的农家男儿……

我手捧书稿，心却很是恍惚。得知家勇是放下了养家糊口的生意，

用大半年时间，万事不顾地写这本书，我的内心便泛起一阵强烈的疼痛之感。是的，就是疼痛，一种感同身受的疼痛。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，但艰辛的写作，却让眼前家勇年轻的身体，透着与年龄明显不符的凝滞和灰霾。我真不知道，是什么支撑着家勇有勇气、有毅力做这件事。在今天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功利化社会里，这样的文字，似乎并不能拿到市场上去换钱，似乎也不能靠它光耀门楣、成名立世。我更不知道，家勇辛苦写就的这些文章，对于那些石头，对于那些与石头相关的人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，或者能派什么用场。

花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通读书稿，不时为之感慨和感动。家勇写得很用心，很投入，甚至有些较真。当然，也一定写得很累。捻断须髯的琢磨和苦熬，毕竟不像把玩石头一般，来得惬意和舒坦。我无意评说家勇这些文章的长短和出入。不论文字的高低，不论文法的雅拙，也不论立意的深浅。吹朔漠的风，望南山的雪，抚河岸的柳，上下古今，人物事情，书页之上积的是汉字，书页背后却攒的是人品。正如家勇给人的印象：朴实谦和之中，透着真诚纯净，透着坚毅韧劲。

对于家乡，相信家勇也和我一样，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依恋感和敬畏感。那里的人、事、物，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和梦境的牵绊。比如那些凝聚着岁月分量的石头，无论是默默地躺在四季的河床，或者是耀眼地供上藏家的书案，对家勇来说，都是生发着温度和味道的绵绵回忆和浓浓乡情。家勇客居青岛，开公司做老板，每日在市场的明规则、潜规则间腾挪搏拼，总是会有种种不易、无奈、虚无、寂寞相伴。而偶然与这

些石头相遇，就仿佛投石于塘，对他便是一次难得的激情撩拨，更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抚慰。

我曾开玩笑说，家勇写这本书，是被祝军绑架了。喜欢枕着书本睡觉的祝军，想从60度喝到无穷大的祝军，对中卫只算是个异客。而和固执、散淡地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祝军不同，家勇注定过不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不论境界，不论运气，也不论才华和意志，如今的世间，还没有谁能够真正超脱。祝军不能，他虽不生火却总得吃饭；家勇不能，他的身后还有好几张嘴；我也不能，我虽粗茶淡饭也还得一天三顿。

三人行，在三地。有很多事情变了，但总有一些事情没有变。比如我们曾经的记忆，比如我们超越师生的友谊。家勇著书、祝军作跋、我应邀写序，便是我们交互的一份满足。这份满足，看似繁复，实在是简单得很。

麦天和

2016年9月于北京

自序

人自出生啼哭的第一声起，就开始不停地做事。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，很多事情也不去想为什么要做。然而，人还是要做一些内心深处想做的事情。

但是，人总体上是身不由己的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紧紧地扼住颈项，左右着要做的事情，所以，要做想做的事情，原本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摆在眼前最现实的，就是吃饭了。纵然理想的翅膀飞得再高远，总得先回来吃一口饭，补充资以做事的这一勺钢水吧。况且，这口饭也不是容易吃的。

我年少时做的梦，大都被这口饭消磨掉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便觉得许多日子仿佛是空白，只记得吃饭、睡觉、混日子。然而，这日子还终须混，因为得混口饭吃。混了若许年，混得只觉得混的事就是正事了，也就必须把这正事混得有点声色。更有，不仅是自己的这口饭需要混，维系一身责任的周遭的一些人，竟需要混出一片大一些的场子，让他们有点事儿做，有一个做事的起点。这样的场子，更为宏阔的场子，或许就是很

多人一直的梦，把这事情做到海阔天高，做到从者云集。但我不擅此道的人，便还是当着正事的混。人总有懒惰的天性，可能生物都有吧。喂养的猫不会捉老鼠，勤浇水的树根也不会扎得深。当一种状态成为习惯，人能做的，就是随着惯性延续下去。

打破我混下去的惯性，是海风堂祝军，高中同学，当年鸣钟文学社的挚友。

近几年，父亲病重、去世，母亲身体也不大安好，我回老家的次数多起来。其时，祝军正和一众石友征集了一些黄河奇石，宗贤兄也创建了大麦地文化产业园，开辟了专门场地，供奇石收藏者、爱好者展销、交流。祝军约我去参观，并提议，以贾平凹先生《小石头记》为蓝本，创作一系列关于石头的文章。随着他几段时间跑下来，感动于他的执着，也惊叹于石头的天工之美，更惶惜于他还珍存着当年的我，忽然间，那淹没得几于死去的梦竟然被唤醒，我便答应下来。

但当动起笔来，我才深切地体味到，组织文字表情达意是怎样的力不从心，又叫人心力交瘁，经常是手足无措，心神不宁，如醉如痴，枯坐一天，竟写不出几个字来。铺设格局，雕琢语言，又每每想在立意上出一丝新奇，便更是将人消磨得肝肠寸断。

平凹先生读石，就如他的作画，不入歧路旁支，一语直达老境禅机。我是做不来这样的文章，只好辞费滔滔，以石图为引子，就写与之相关的、自己对于世事人情的认识吧。以前简单读过《文心雕龙》《文赋》，肤浅地觉得修炼了一些关于作文的章法，也想藉此实践一番；更有《红

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传》，读过多遍，对精妙的手笔和细腻的用心叹为观止，再加上金圣叹和脂砚斋的批评，本来都可以当作写文章的教科书，便也想效仿一二。于是，就放开手，纵情地应用些比兴手法，杂糅融合进大量的典故，也化用了诸多诗词警句，不知道算不算是在抹布上织了一络金边。我也煞有其事地设定一些具象，作为情景的引子，如雪、灯、林子、沧海；也埋伏了一些草蛇灰线，如云线与“支”、左上方突兀与天倾西北，算是装弄出一点借喻的味道，也使得结构能紧凑些。关于石图的描写，也效大观园对各处景致的呈现，分层次，布节奏，在不同的章节，有目的有情节地展开。也不妨弄些玄虚，设置一些格局，以造梦的方式展开；更在《迷津记》里，又依着《水浒传》的葫芦，画个渐进的瓢，设一个“忽见、乃见、但见、尽失所见”的迷局。

只是，我的手段还稚嫩可笑得很，没有足够的才力和心气，撑得起千里筵席的帐篷。所以，伏脉也就五步可听，十步难见；要用个生涩的典故“朽木寝”，也不敢像苏东坡那般“想当然耳”，还要在篇末缀以“不可雕也”作注释；应用“浮云遮岭”法，点缀一二闲笔，逗露些后文千丝万缕的维系，却难免显得过于“闲”。或是闲不下来，竟成废笔了，大有天壤之别于《红楼梦》那般从容，如“葫芦案”里“王老爷来拜”“才选凤藻宫”里“老爷又往东宫去了”，无不含着无穷的玄机。不过，如这些玄妙境界，也不知道此生能否领会而得心应手，但此中之美，总是不会一丝松懈于求索的。

在这条孤独而荆棘丛生的小路上，既然已经开始了征程，这内心的